

副刊 History 人文歷史



▲一八四六年建起的跑馬地賽馬場



▲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五日，醇親王載灃順訪香港期間會晤港督亨利·布萊克爵士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《香港歷史問題檔案圖錄》



▲一八九五年老照片，中央是一八六三年建起的中環大鐘樓。右邊是英商怡和洋行

近代文人筆下的早期香港

筆者近來專門查閱鴉片戰爭期間和香港開埠初期，中國文人士大夫描寫香港的相關文字。綜覽這些文字，無一不是對侵略者憤恨。一八四二年英國人進駐香港之後，香港一直牽動着中國人、特別是精英知識分子的心，成為抹不掉的心頭之痛。如同治九年（一八七〇年）黃遵憲《香港感懷十首》（清黃遵憲《人境廬詩草》卷一，民國本。下同）之一詠道：「豈欲『珠崖棄』，其如『城下盟』。帆檣通萬國，壁壘逼三城。虎穴人雄據，鴻溝界未明（原註：割地以後每以海界爭論）。傳聞哀痛詔，猶灑淚縱橫（原註：宣廟遺詔，深以棄香港為恥）。」說的是道光皇帝因為與英國侵略者簽訂「城下之盟」《江寧條約》被迫「割讓」香港，而死不瞑目。

姜舜源



▲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五日，年僅十八歲的清朝醇親王載灃訪德途中順訪香港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《香港歷史問題檔案圖錄》



▲一九〇〇年駐守香港與內地分界處的清兵。中國國家博物館、香港歷史博物館編《百載香江風情》，文物出版社，二〇〇四年



▲港島古老村落黃泥涌村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《香港歷史問題檔案圖錄》，三聯書店（香港），一九九六年



▲王韜筆記小說《媚梨小傳》原版插圖

道光皇帝死後廟號「宣宗」，故稱「宣廟」。「畿南三才子」之一的道光十一年（一八三一年）舉人華長卿詩《諸將》：「不戰亡香港，忠魂赴上游（原註：關軍門天培）。虎門屍遍野，鳳嶺血成溝。袖手皆良吏，攻心乏遠謀。軍中諸將相，誰釋九重憂？」（華長卿《梅莊詩鈔》卷六三庚集，清同治九年刻本）也是此意。

痛定思痛 立誓一雪國恥

在經歷了血雨腥風的戰爭之後，他們開始痛定思痛，逐漸對這場家國之變有了清醒認識。有以台灣詩人丘逢甲為代表的對國家危難、民族命運的憂嘆，「熱血苦難消」，「平生陸沉感，獨自發哀嘔」（清丘逢甲《嶺雲海日樓詩鈔》卷二，民國本）；也有像詩人黃遵憲那樣，對英國由來已久的領土野心的反思：「遣使初求地，高皇全盛時（原註：乾隆四十八年，英遣使馬甘尼來朝，即以乞地為言）。有詩人林直等對一雪國恥、國家復興的渴望：「崇朝捷仗伸天威，一戰功成資大帥」，「會看長繫趙佗頸，萬古蠻荒享太平」（清林直《香港》，《壯懷堂詩》三集卷一觀海集，清光緒三十一年羊城刻本）；也有詞人朱祖謀等對不平等條約的拒絕承認：「籌筆問何年，真割珠厓？」（清朱祖謀《夜飛鵲·香港秋懷公度》）「不信狂瀟東駛，蛟龍偶語分明」（清朱祖謀《清平樂·夜發香港》）。以上《彊邨語業》卷一，民國十一年歸安朱氏刊本）；更有魏源「中國智慧無所不有」的民族自信，對光復舊物充滿期待……總括而言，他們的認識好像比今人還全面，甚少簡單地喊打喊殺，激於義憤而逞一時之勇的報仇雪恨。

康有為等甚至以快速崛起的香港為標本，通過香港感悟近代社會前進步伐。他說：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年）「薄遊香港，覽西人宮室之環麗，道路之整潔，巡捕之嚴密。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，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。乃復閱《海國圖志》、《瀛寰志略》等書，購地球圖，漸收西學之書，為講西學之基矣。」（康有為《康南海自編年譜》，鈔本）他們決心「卧薪嘗膽」，「化危為機」。

如果把這些認識加在一起就會看到，我們這個古老而生生不息的民族，面對「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」，雖不乏茫然不知所措，但更多的是處變不驚、沉着應對，從深層次思考國家和民族的未來。接下來是中華民族志士仁人百折不撓，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。事實上，從鴉片戰爭伊始，民族英雄林則徐率領中國人民奮起抵抗，就預示了中華民族必將復興的未來。

彈指樓台現 千間廣廈開

英人管治香港，在東方大國唯一「海口」廣州之外打開又一處外貿口岸，而且「港不設關」（黃遵憲《香港感懷十首》），香港於是急速發展，很快進入西方近代社會。他們筆下對此作了實事求是的描寫。清宗室成員、同治七年（一八六八年）進士愛新覺羅寶廷《海上曲》就說：「奇觀久聽說西洋，欲往從之道路長。何必洪濤勞遠涉，澳門、香港已殊方。」（清寶廷《偶齋詩草》外次集卷十，清光緒二十一年方家樹刻本）清朝滿族官員斌椿於同治五年（一八六六年）奉命出使英國，並被英國女王接見，歸途望見香港喜不自勝：「無邊巨浪送舟行，忽見青山眼倍明。巨艦遙從天際落，鵬搏九萬數歸程。」（斌椿《二十日至香港》）其《香港夜泊》則說：「檣帆叢列戟，燈火亂繁星。」（以上見斌椿《天外歸帆草》，清同治刻本）同治六年（一八六七年）進士、詩人吳仰賢作《香港》詩說：「誰把荒山鑿作街？環環海市起天涯。千重樓閣蜂房矗，百道帆檣雁翅排。」（清吳仰賢《小匏庵詩存》卷六，清光緒刻本）黃遵憲一八七〇年所作《香港感懷十首》也說：「彈指樓台現，飛來何處峰」；「五丁開鑿後，欲界亦仙都」；「翻訝屋沉沉」，「千間廣廈開」。

晚清外交家張德彝筆記《航海述奇》記載更具體：同治五年（一八六六年）二月十一日「巳初（上午九時）抵香港，住船。見群峰壁聳，番舶雲集。迤西一帶，洋樓鱗比。明等乘小舟登岸。道途平闊，商戶

整齊。此原係中國海口也，現有英兵持艇，專司行旅一事。其地約，不准行旅路旁便溺。車行甚疾，人須自避。……正面一樓如塔，上懸一鐘，外係表面，按時交鐘。」此鐘樓應是一八六三年剛建起的中環大鐘樓，自此屹立港島五十年。

開埠初「十尺樓房五尺金」

「虎門水勢接天流，水盡東南有地浮。誰識外洋小洲島，五方人物此中收。上環路接下、中環，山勢嶙峋費力攀。更上一層山頂望，人家如在海中間。街衢高下路迂迴，鎮日如聞百里雷。遙指黃塵天際起，行人知道馬車來。枕山樓閣勢如虹，走馬盤蛇路隱通。試上「杏花樓」上望，嵐光都在酒杯中。西營盤外水浮天，鎮日無風浪拍肩。生小不離裙帶路，隨人今上火輪船。」



▲香港富有所住房子。上海《良友畫報》一九三三年，第七十六期



▲九龍半島的界限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《香港歷史問題檔案圖錄》，三聯書店（香港），一九九六年

黃金易覓地難尋，十尺樓房五尺金。惟有青天無價值，崇垣都半插雲岑。繞河一水帶中流，異物應從海國搜。膏蟹、明蝦分品領，客餐尤愛九龍鱸。」

這是廣東近代詩人何藜青（字杞南）擬民歌《香港竹枝詞》十四首中七首，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年）邱煒葵《五百石洞天揮塵》卷五收錄。邱煒葵是新加坡唯一的清末舉人，新加坡文學成就最高、作品數量最多的「一代詩哲」，在早期華僑運動和文教事業等方面有重要影響，尤以資助康有為《勤王運動》（反對慈禧太后圖謀廢除光緒帝的行動）、創辦學社報刊著稱。詩中如實記錄了早期香港城市與市民生活情境，如：華洋雜處，「五方人物此中收」；港島北部海濱自西向東依次有上環、中環、下環（即灣仔），「上環路接下、中環，港島馬車行駛在土路上」，「遙指黃塵天際起，行人知道馬車來」；香港開埠伊始一八四六年開張的茶樓「杏花樓」可眺望山景，「嵐光都在酒杯中」；此時一方面遠海水產已經泊來香港，「膏蟹、明蝦分品領」，一方面人們還是喜愛本地特產鱸魚，「客餐尤愛九龍鱸」；還有那「生小不離裙帶路」的港島原居民，也乘火輪船到外面嘆世界。

令人驚訝的是，當時的香港已經是「寸土寸金」

：「十尺樓房五尺金」。在這新生的東方自由港，「黃金易覓地難尋」，於是只好向空中發展：「惟有青天無價值，崇垣都半插雲岑。」而黃遵憲一八七〇年也說：「連環屯萬室（原註：地勢如環，故名上、中、下三環），環土過千金。」

勘界詣九龍 和戎且息爭

「九龍與香港接壤，去歲熊少泉太守，奉檄詣九龍勘界有詩四首。」「少泉，名世池，湖南巴陵人。少泉久參關隴軍事，故詩多雄傑之氣。」（清金武祥《粟香隨筆》卷六，清光緒刻本）這大概是「甲午戰爭」之後，列強紛紛趁火打劫，英國逼迫清政府簽訂《展拓香港界址條例》佔領「新界」，而時任廣東省惠州知府的熊世池，奉命參與「勘界」。查地方誌可見，熊世池於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年）四月出任廣東陽江直隸廳同知；其後至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年）之前，出任惠州知府。知府相當於漢唐時代的太守。他早年跟隨左宗棠平定新疆，是得力幹將。其《詣九龍勘界》詩四首，透露如下歷史信息：

首先，勘界也作為制止英國侵略者逐步蠶食毗鄰領土的措施。詩人回憶起漢代伏波將軍馬援，在交趾郡邊關立銅柱勘定漢代南方邊界：「伏波銅柱在，千古自崢嶸」。第二，「勘界」是在當時國家積貧積弱情況下採取的權宜之計：「戰守皆長策，和戎且息爭。」或戰或守，都是審時度勢；忍氣吞聲，為的是日後伸張正義。第三，儘管如此，作者仍按捺不住內心怒火：「眼底釘難拔，腰間劍欲鳴！」其《香港夜話》詩直抒胸臆：「蹤跡漁樵外，河山涕淚中。」

梅州人王恩翊（字曉滄，號廣文），為廣東拔貢生，詩人，《書事八首》其七：「甌脫窮邊盡，鴻溝劃九龍。路圍裙帶闊，峰割劍鉞重。填海無精衛，焚巢有毒蜂。偏隅何所恃，民勢祇匆匆。」（清邱煒葵《五百石洞天揮塵》卷十一，清光緒二十五年邱氏粵垣刻本）說的是香港雖位處邊陲（甌脫，邊疆哨所及圍村），但與全國緊密相連，是九龍界限街人為「鴻溝」，割裂了她與全國的聯繫。「裙帶路」在港島開埠之前已有，應該是一條古驛道，與梅關古道一脈相承，故曰「路圍裙帶闊」。後四句說，雖然眼下我們無可奈何，但民情洵洵，是侵略者無法壓服的。

小說家的幻境夢鄉

對於以想像虛構為能事的小說家來說，遠在天邊的香港正是可以馳騁想像的幻境夢鄉。近代改良派思想家、政論家和記者王韜（一八二八至一八九七年）筆記小說《媚梨小傳》中，主人公媚梨不遠萬里從故鄉英國來到香港。「媚梨，英國美女子，世所稱尤物者也。生於倫敦京城，固世家膏肓，稍式微矣。……女生而警慧絕倫，書過目即能成誦，各國語言文字，悉能通曉，而尤擅長於算學，時出新意。」她與同學約翰相悅，許誓為伉儷。雖然泰西自由戀愛，然門第懸殊，有情人難成眷屬。於是乘船赴中國旅遊，在那輪上結識中國富家子豐玉田，二人一見鍾情，「遂成嘉耦，恩愛倍篤，跬步弗離」。二人先到香港，後輾轉至滬上，女子以教英文為生，譜寫出一段東西愛情。（清王韜《淞隱漫錄十二卷》，清光緒刻本）這可能是最早的一對中外跨國愛情吧。

晚清著名學者俞樾《右臺仙館筆記》，竟也記一江蘇女子阿鸞，自幼流落廣東香港。江蘇溧陽（今常州）窮書生崔濤，遇到一位傳奇式長者，自稱小姑娘之父，委託崔生到香港尋訪此女，說：「如不嫌鄙陋，即以備箕帚可也。」但書生囊中羞澀，籌不起盤纏。老人家得知後，告訴他山中有窖金可發掘。崔果然掘得白金五千兩。於是南下廣東，果然於香港青樓中訪得阿鸞。阿鸞因為年幼，還是處子，風姿媚秀，粗通文翰。惟自幼流離，不自知其家世。崔以三千金贖之歸，遂為夫婦。俞樾老夫子最後還言之鑿鑿：「此事余聞之朱君孔彰（近代文學家、書法家、學者），朱聞之於曾蓉舫。曾亦溧陽人，與崔相識也！」事實千真萬確，證據確鑿無缺，還真不由你不信。

（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、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、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）